

遠去了的

愛情

中



風雨中，她跪地在搖晃的鐵索橋上，覺得有點兒頭暈，站住了。她望著鐵索，望著湍急的河水東流，低聲地……

清真寺前玩耍，有時從樹梢吊過河岸，到我們菜地上摘豆角或玉米吃。此處不遠，有道鐵索橋，高懸在河上，約有二十米長兩米寬，走在上面搖搖晃晃，外地人都不敢貿然而過，本地人都已習慣了，有些小伙子甚至用單車載貨闖過去，當然也有失手摔到橋下受了重傷的。這橋是殖民地政府留下的，雖然破舊，修修補補還可勉強使用。因為通過這橋可以抄捷徑到公路上去，少跑兩公里路。

我們雖已搬來務農，但漁村的朋友還時常來此拜訪。他們多數是在海峽捕拖網的，停歇時，把漁船泊在清水灣，那裡距我家僅十公里。他們來此借宿，順便到鎮上辦些日用品，兩三天後又去討海了。

當年剛剛從高原中學畢業的女學生，年約二十的雲芳，圓臉，大眼，性子活潑、暢朗，但自從那歷史事件發生後，她變得較為沈鬱了。她雖在高原當家庭教師，假日還常到我家來。有一次恰好碰到幾個青年漁民，她好奇地注視了一陣，隨後又見過幾次。於是她個別對我妻子說：要是能介紹他們當朋友就好。妻子告訴我以後，我們都對她的大膽感到吃驚。我找了一個機會個別問她：「雲芳，你要交男朋友了？」

「不！」她一陣臉紅，低著頭解釋道：「不是我，是為我姐——雲芬。她需要一個像你……你的朋友一樣的老實人——拔草。……呵，「拔草」，你懂嗎？」

六十年代中期，翡翠島上那場風暴過後，我們夫婦被迫放下了軟轎，從漁村搬到菜園，以畜牧和農耕為生。那是在D.L.河畔的一個難民聚居處。沒有料到，這裡卻是一個悲劇的舞台——
D.L.河源自高原上的仙子湖，從這裡曲折流過，向東注入海峽。這段河岸，大半蔭蔽在茂密的樹林中，每年雨季都有水患。平日成群的猴子公然到

我點點頭。是的，高原的人管「拍拖」叫「拔草」。這暗語倒很傳神：一對青年男女，

坐在廣場的草地上，邊兒講悄悄話，邊兒裝作拔草。……
「你姐姐要是願意，那倒好，」我妻子在旁說，又嘆了口氣：「唉，她早該成家了。」
「試試看。」雲芳的眼睛一溜轉，跑到菜地上去了。

這才使我領悟到，為什麼她最近常常帶她姐姐來這裡。可是，為什麼偏偏找漁民交朋友呢？我想：也許他們個子高大，皮膚黝黑，像是那位失蹤了的吳慶發。以前，我總以為他們只是來此關心這個「難民村」，因為這裡曾是吳慶發的家鄉。二戰後不久，慶發以前的老家，在一場火災中變為廢墟，災民們便被安置在這裡。後來，他們又舉家搬去高原。

雲芬與我是同行，學校被封前，我們經常在教學交流會上見面，她稱我為「同組的」。她是一個嬌小、文靜的女教師，戴著近視眼鏡。當時，我們見面總有談不完的話題，可是現在每當她來此，在我家待不久，就獨自跑去河岸邊徘徊。……我們夫婦很難找到適當的

機會與她深談，更何況是介紹她與青年漁民認識呢。

雲芳見到這情形，忙來忙去，顯得有些著急。

「要是她有了男朋友，也許可以改變一下她對慶發哥的癡念。」雲芳說著，臉上出現了憂鬱的扭曲：「我擔心她會……」

「我們一定盡力幫她。」我對雲芳說。

「我擔心我姐，她……她……」她走出屋外時，強調說：「……她會變成第二個林老師的。……不，她比林老師更慘，她還沒結婚呢。……都怪我……我害了她！」

「怎麼會？」

林老師，一位已達到退休年齡的女教師，以前教過雲芬等讀書，姊妹倆都很敬仰她，並以她的為人作模範。林老師高瘦個子，剪著五四裝的短髮，穿著過膝的長裙子。她是福建龍岩人，當年她的丈夫參加了二軍，轉移到江西，後來參加了二萬五千里長征，從此無消息，她便孑然一身，守寡至今……

(二)

雲芬與吳慶發相戀多年，兩人都已年過三十仍未結婚。吳在高原的枋廊當職員，身材魁梧，人手缺乏時，也能像苦力一樣赤膊扛木，工人們叫他做Gaga（大象）。還有一個好

<世界日報>

<小說版> 6-4-01

① ↓

逝去了的愛情

友鄭民全，機器工人，粗壯，滿臉大鬍子，他有時也過來幫手，工人們叫他做「Lent」（黃牛）。他們倆都在新華夜校當教師，吳還兼任青年團體委；鄭去搞機械工會。吳是個混血兒，父親早年從中國賣身到煙圈開荒，母親則是從丁島來的土著。他的皮膚黝黑，像母親，但是體格像父親。

吳熱情如火，多次同雲芬「拔草」時，提出要結婚，但是雲芬聽後搖搖頭說：「對不起，我還得負擔家裡的費用，」她托一托眼鏡，說：「等我妹妹高中畢業了，一旦結婚，難免生兒育女，那時還怎麼支持妹妹修完學業？何況家中還有年邁的寡母。」

「我也可以幫你負擔嘛。」吳說。「現在貨幣貶值，簡直如熱天的冰塊一樣溶掉，你自己都難應付！」雲芬真誠地說著，親切地注視著吳。

「可是……」吳放心不下：「夜長夢多，我擔心你會同別人要好。」吳知道：鄭民全也是喜歡雲芬的，只是從來未曾直說。——看來他不至於當第三者，也不願意當「電燈泡」！

雲芬為了使吳安心，在市區書店買來一支上海青年牌的鋼筆，用心在筆桿上刻了

字，別在吳的衣袋上，悄悄說：「這是送給你的禮物，看著它，就像是我一直在你身邊一樣，放心罷！」

「謝謝你……那，咱們就等著吧，」吳滿懷高興地說：「……等到妹妹畢業。」

四十年代末，吳慶發、鄭民全和雲芬曾經是同班同學，他們一起聽過林老師講述中國工農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的故事，都聽得入了迷。那時，他們在對林老師的故鄉，都聽得入了迷。那時，他們在對林老師都非常敬仰。吳慶發發現雲芬溫柔、可親，於是主動提出要同她交朋友，最初，雲芬還嫌他冒失，不大要搭理，後來，見他每天上學，經過家裡門口，遇見雲芬時，總逗著她玩，倒覺得這人容易親近，便漸漸有較密切的交往。到了五十年代中，他們中學畢業後，島上叛軍作亂，吳被逮捕，受到毆打，斷了一條肋骨，雲芬便非常同情他，到獄中探望。叛軍被救平以後，他們便成爲一對情侶了。鄭民全當年在清水灣的輪船修理機器，回到高原，也曾來找雲芬聊天，但並沒有特別的表示……他尊重這對擊友的爱情！

在同吳慶發來往中，雲芬會說：「我爸爸在海南島參加過瓊崖游擊隊，也受過傷，」雲芬說：「後來隊伍被打散，爸爸才逃到南洋來，在這裡才同我媽結婚。他逝世之前，還在想念他的老戰友。如果他當年也在內陸，說不定也會像林老師的丈夫那樣去長征。」

吳聽了，自然而朗朗起「紅軍不怕遠征難，萬水千山只等閒」的詩句。

「……我爸爸南來以後，幾十年來，還以一個老軍人的氣概要求自己潔身自愛……這

裡發生了叛軍動亂，他就說：國家機器還教一隻魔手控制著，免不了還要流血！」

吳也說：「如果再有叛軍那樣的歷史重演，我也希望去當工農紅軍！」

雲芬笑著說：「我知道，你在合唱團唱男中音時，喜歡唱〈人民的鮮血〉，看了電影〈青春之歌〉後，你又喜歡唱〈五月的鮮花〉……」

「因為我愛高原上的這位林道靜！」說著，吳把手搭在她肩上，溫柔地說：「以後咱們還應該合唱一首〈甜蜜的生活〉呢！」

「……那，你來譜寫？」

「咱們共同譜寫！」

兩人相對而笑。

(三)

吳慶發曾經帶領男子籃球隊到我們漁村友誼賽，那些球員都是頑皮的大孩子，白天蹦跳，晚上在樓板的大通鋪上酣睡得頭來倒去。吳慶發半夜起床，在呼呼的海風中給他們一一蓋好被單。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。

那晚月光明亮。他發現我也起床，便悄悄走來同我聊天。

「聽雲芬講起這個樸素的漁村，我早就想來了。她說：在教育工作者的交流會上，聽了你的報告，她很想看看這些與海浪搏鬥的漁民，只是家有老母，走也走不開。她妹妹雲芳就不顧一切，倒先來了。」

「對，她是跟文工團來演出的。」

「雲芳快要高中畢業了。」

吳說：「還很孩子氣，那次來這裡演出，回去帶了許多魚乾

、蝦米，還說：回到家裡，似乎還覺得在船上那樣搖蕩，並且哈哈大笑！」

「聽說：她們姊妹感情很好？」

「是的。」吳說：「我希望雲芳畢業後也去教書。」

「教書是很辛苦的，她願意嗎？」

「先輩們南來開荒更加辛苦。」吳說得有點激動：「作爲後輩，我們有責任把這些歷史事迹加以宣揚！」

吳慶發的普通話是近似四川語。爲什麼會這樣呢？他告訴我：第一位在高原教華語的就是一位四川人。從此傳播開來，高原的普通話，便都是這種語言，只是摻雜了些土話。

<渭南河>

遠去了的愛情

(下)

「呵，這就是教育的力量！」我感嘆道。

「……而那位四川老師並不像那些僑領一樣，留下姓名。」吳望著海面，久久深思。

「祖輩們南來開荒，還有這些奮戰在海上的漁民，他們為這個社會創造了巨額財富，世世代代過去了，也沒有留下姓名！……」我說：「大部分歷史就是這些無名英雄英血汗寫成的！」

「嗯！……」吳還在望海，久久不語，不知道是否在思念

雲芬。

月光照著大海，海面閃著波光。

四下一片寧靜。

吳悄悄地說：「這裡有首民歌，叫做『衷心的讚美』，說的就是這一片靜謐、祥和的景象，也是這個島國的新形勢。」

「皎潔的月亮高掛在天上，照得大地一片明亮……」我想起了這首歌的一段歌詞。

吳說：「現在這裡是新興力量國家的中心，不像過去：叛軍、排華、恐怖、動亂……」

「……難道今後不會再有了嗎？」我質疑。

「不了，不了！」吳充滿信心地說：「我過去愛唱（人民的鮮血）、（五月的鮮花），現在愛唱（衷心的讚美）！」

我沒有同他爭論，當時，我只關心教學工作，對於政治上的事，我知道的並不多。

也許他感到幸福的不僅僅是眼前這一片月光，同時也有與雲芬的戀情。

萬萬沒有想到正當雲芬高中畢業了，私下忙著為姐姐籌備嫁妝，還來不及舉行婚禮，翡翠島上就風雲變幻。

(四)

有一天半夜，吳慶發在材廊的宿舍裡，被政治部人員扣上手銬帶走了，被關進市區的一個拘留所，當作A級政治犯，遭到嚴刑拷打，要他承認參與「政變」。

吳仰天大笑：「胡說！政變發生在丁島，離我們這裡何止千里，我能騰雲駕霧去參加嗎？……」

話猶未了，一個巴掌擊過來。他被押到一個密室。他們用一台辦公桌的腳，壓在他的兩個腳掌上，讓幾個軍人爬上去又跳又頓，疼得吳叫出聲來，幾乎昏倒。他們要他招供，他什麼也沒說。

從此，他拖著受傷的兩足，艱難地走著……

雲芬好不容易找到了他。他顯得消瘦了，雙眼疲塌，可是還微微笑著說：「……他們沒有證據，看來沒什麼大不了，也許過不了多久，就會釋放的。……你放心！」

「你以為像上回叛軍那樣嗎？」雲芬低聲對他說：「看來，這回不大一樣！」

「……Lamba呢？」

「沒有見到他本人，不過他有託人來，叫你設法逃跑！」雲芬問起他這裡的伙食，他說：「最初還有鹹魚送飯，現在，有時每餐僅僅一湯匙。」

（玉米），酒上一點椰絲！」

「啊！……」雲芬聽了心疼。這時，有個軍人走過來，責問雲芬：「你是他的什麼人？」

「……」

「妻子？」軍人說：「好，以後你每天給他送飯來！」

她只好點點頭。那軍人走了。吳要把那支鋼筆拿給雲芬，但她說：「還是留在你身邊吧。」

「他們說：要是關進正式監獄，就什麼都不能帶在身上。」吳說：「正是由於他們還找不到罪證。」

臨走時，吳問起了他的爸媽。雲芬說：「你放心，我和妹妹會去照顧老人家的。」

Lamba的話，你記得？」

他點點頭。可是，談何容易？

一個月後，有一天，當雲芬再送飯去時，那拘留所已空無一人，吳突然被秘密轉移了！

雲芬找遍市區內外許多地方，都沒有他的消息；拜託親友到處打聽，也都毫無著落。

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，雲芬與慶發只能在夢裡相見。雲芬變得更加沉默了。林老師來安慰她。這種境遇，她是過來人。老人家含著淚，說：「人類要進步，還須經受許多苦難。這種歷史重任，也自然地壓在了我們婦女的肩上一！」

雲芬哽咽道：「……林老

師，我懂！」

接著是街道上的謠言滿天飛，有人說：吳慶發被抓去D.L.河林蔭地帶處決了！……他是A級政治犯，同其他土著青年一樣遭了殃！……也有人說：他越獄逃到高原大森林裡，與夥伴們結集，準備打游擊……後來，又有人說：沒有打成游擊，散夥啦！……也有打成人說：上山的那個是大鬍子鄭民全，不是吳慶發。……唉，她已經有些精神恍惚了！

此後，雲芬常帶姐姐來我們茶園。雲芬總是獨自徘徊在D.L.河的堤岸上，望著對面那片密林，若有所思；有時不顧一切地奔跑在河上的吊橋，那幾十米長的橋下，是湍急的流水，滔滔向東奔去。據說，從前她必須睜起雙眼，讓慶發牽引過去，現在呢？……大約一個人在喪失了親人的苦痛下，是敢於藐視死神的！……我得趕快叫雲芬去照顧她，我也跑去河邊，以防萬一。

只見她怪笑，望著河水，一會兒又沉默得嚇人。我猜想：她大概是從哪裡聽到了吳慶發犧牲在這裡的傳言。

《遠去了的愛情》(下)

了嚴重的汙染。聽當地居民說：那一年，一陣暴雨過後，隨著海峽漲潮，竟飄浮來許多具屍體！……

雲芬守在河岸邊，似乎希望能見到那些屍體，確認一下，吳慶發那魁梧的身軀。……遠遠的，她彷彿聽到了男中音在唱：

人民的鮮血正在滿流，
判決的時刻已經來到！

(五)

有一位土著居民，在通向D.L.河灘的小路上，檢到一支上海青年牌的鋼筆，筆桿上刻著吳慶發的名字，下款是「雲芬贈」，六三年。這位居民看不懂中文字，拿到我這裡來。我幾乎嚇了一跳，立刻要拿錢把筆買下來。那人笑著說：「這筆對我一點用處也沒有，何必要買？就送給你吧。」

我謝過，把那筆看了又看，似乎它會埋在泥裡好幾年了。我把它清洗一番，才發現筆桿有點裂痕，也許被人踩踏了，或是被腳踏車壓過。雖然這不是名貴的派克或犀化金筆，但在六十年代的翡翠島上，一般人也只能買到這種型號的。我把它貼在手心裡，相了又想：為什麼這筆會跌到這裡呢？究

竟是否過了多少年月了？

後來，有個常來收購蔬菜的居民說：大約在六六年底或是六七年初，有一天凌晨去賣菜時撞見一批武裝人員，把一些「犯人」押到河邊蔭蔽處。那些犯人來時都蒙著臉，來到河邊才把臉布拆了。那時，有人把身上的東西拋向草叢。那些武裝人員吆喝著大罵，但是，沒有找到什麼東西，因為那天還未大亮。也許這筆就是那時留下的。那時

雖未聽到槍聲，但一連聽到幾聲慘叫，有點恐怖！……多麼諷刺啊，他們就在這蔭蔽的河灘，幹這種血腥的勾當，也許以為用聖潔的河水，可以把罪跡洗淨！……

我想像著：也許臨刑之前，吳慶發看到這一帶河岸，應該把最後的東西留下，否則到了河裡，只能讓水流沖走。於是就把筆拋開，希望路過的人終於會檢到它，好留下一點踪跡。……

我同妻子反覆商量過：應該把這筆交到雲芬手上，讓她確知吳慶發已經犧牲了，好讓她真正面對現實。雲芳接過這筆，頓時嘩嘩大哭起來。過了不久，才來追問

這筆的來源。

幾天之後，當她把這筆悄悄遞到姐姐手上時，我擔心雲芬會昏過去。誰知，她卻奇異地鎮定，把它攥在懷裡，良久良久，才喃喃地說：「……或許他是長征去了，向我告別來著……啊，遠去了，他遠去了！……」

雲芬又到我們這裡來了，寒暄了一陣，就獨自跑去D.L.河上那座吊橋上。這時下雨了。風雨中，她奔跑在搖晃的鐵索橋上，覺得有點兒頭暈，站住了，她攀著鐵索，望著湍急的河水東流，低聲地呼喚著他的名字。……呵，他走了，愛情隨之遠去！……

雨越下越大，可是她不走，任雨淋著。她把眼鏡脫下，左手拿著，右手把亂髮撥開，又望望那河面。

我妻子擔心她會縱身一跳，隨之而去，促我快去救人！……我陪雲芳捧著傘找她。她喘息著，渾身哆嗦。她回到我家洗澡間，我妻子幫她弄熱水。她始終一言不發。一會兒，她換了衣服，走出來，站在鏡子前梳理頭髮，動作緩慢異常。

「雲老師！……」我妻子把一碗熱茶給她端上。她道了聲謝，把抹乾的眼鏡戴上。她在客廳坐下，轉向我，說

道：

「……記得林老師說過：人類的歷史，是血淚凝成的。淚，流在眼角，血，流在心上！……但，同組的：請放心，我沒有垮掉。我……我是另一個林老師！」

我注意到她嘴角的搖動。……好一個堅強的女性啊！我代她讀許地點點頭，但禁不住眼淚！有一位哲人說過：「曾經擁有的，便屬於永恆！」我想：無論對雲芬或林老師，都確然如此。

(下)
(寫於泰南)

(4)